

第十七卷

新亞學報

新亞研究所

第十七卷

新亞學報

新亞研究所

F626/op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新亞學報 第十七卷

定價：港幣一百五十元
美金二十元

編輯者

新亞研究所

九龍農圃道六號

發行者

新亞研究所圖書館

九龍農圃道六號

承印者

和記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官塘巧明街

一一九號三樓A座

電話三四一六八八八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1994）八月三十一日初版

THE NEW ASIA JOURNAL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Hundred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Ch'ien Mu Contents

Volume 17

31, August, 1994

-
- (1) The Life and Works of Professor Chien Mu, 1895 – 1990 ... Muk Miu LEE
 - (2) Three Canals flowing southward from Yang Zhou
to Yangtze River in the Tang Dynasty Ken-wang YEN
 - (3) The Tea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England before
the Opium War Han-sheng CHUAN
 - (4) China's Policy Towards the Mac Regime in Annam,
Ming Chia-tsing (1552 – 1542) Wing-sheung CHENG
 - (5)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Rhyme Scheme of
Liu, Su and Zhou Kam-moon WAI
 - (6) The Po-chou Uprising – A Case Study on the
Trib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Ming Government Lung-wah LI
 - (7) From Song Tai Zu's Adoration for Confucianism to the
Popular of Learning Hsiao-suan CHAO
 - (8)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Academic Thought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Ta-kai KING
 - (9)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ism
on Nanyang Brothers Tobacco Company Yuk-ying NG
 - (10) The Zhuan Yun Shi Appointment System in
the Sung Dynasty Xing-zhou XIE

NEW ASIA INSTITUTE OF ADVANCED CHINESE STUDIES

新亞學報編輯略例

- (一) 本刊宗旨專重研究中國學術，以登載有關中國歷史、文學、哲學、教育、社會、民族、藝術、宗教、禮俗等各項研究性的論文爲限。
- (二) 本刊由新亞研究所主持編纂，外稿亦所歡迎。
- (三) 本刊年出兩期，以每年二月八日爲發行期。
- (四) 本刊文稿每篇以五萬字爲限；其篇幅過長者，當另出專刊。
- (五) 本刊所載各稿，其版權及翻譯權，均歸本研究所。

新亞學報第十七卷

目 錄

李木妙	國史大師錢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	1
嚴耕望	唐代揚州南通大江三渠道	185
全漢昇	鴉片戰爭前的中英茶葉貿易	239
鄭永常	明嘉靖年間（1522—1542）中國對安南莫氏 政權的處理政策	257
韋金滿	略論柳、蘇、周三家詞用韻之寬嚴	283
李龍華	播州事件——明代邊政之個案研究	297
趙效宣	從宋太祖崇儒看學風之產生	315
金達凱	中國學術思潮之流變	385
吳玉英	民族主義運動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影響	437
謝興周	宋代轉運使之任用制度	459

國史大師錢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

李木妙

自序

國史大師錢賓四教授不幸於公曆一九九〇年八月卅日捐館台北，噩耗當晚經由電子傳媒播出，木妙即以沉痛的心情通宵整理八、九年前舊稿——錢氏傳略；同時在新亞師長的鼓勵下，補編錢氏年表、錢氏著作目錄及錢氏主要史學著作等提要，刊布於近期《新亞學報》第十七卷。

先生歸道山後，除香港的《新亞生活》、《法言》、台北的《聯合報》、《中國時報》、《中央日報》、《傳記文學》、《亞政評論》紀念特輯及若干報刊評論、零散悼念文章之外，至今並未有關錢氏生平結集；木妙編輯前述文字，並蒐集先生生平照片，以表示對一代史學宗師深切的懷念與哀悼。

拙作標題以「國史大師」尊稱先生，僅因筆者是歷史專業出身，平時拜讀錢氏的史學著作較多，對他這方面的成就與貢獻印象較為深刻，至於錢氏其他方面的著作雖略有涉讀，但因個人學淺，不敢妄為論列。當然，對於各界學者推崇錢氏為「國學大師」，木妙是絕對同意的。

本書在輯寫過程，除承蒙業師全漢昇院士的鼓勵之外，嚴師耕望院士、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遼師耀東教授、新亞研究所總幹事趙潛先生尤為多所提示，而香港樹人學院文學院院長兼前歷史系系主任湯師定宇教授則為本書撰作的原始鼓動者；書成又蒙香港

中文大學副校長金耀基教授、新亞書院校長梁秉中教授、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趙師令揚教授、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何佑森教授、香港大學中文系何師沛雄教授、陳耀南教授、單周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唐端正教授、嶺南學院文史系胡詠超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何漢威博士、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林榮祿博士、香港公開進修學院文史系張偉國教授、香港樹仁學院歷史系翁碩輝學長、香港浸會學院歷史系李金強學長等提供寶貴的意見，摯友前香港嶺南學院歷史及翻譯學系賴瑞和博士代譯英文提要等，特此致以最誠摯的謝意！

書中有關的資料，得到台北錢胡美琦師母、蘇州錢行師兄、錢輝師姐、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社會資料中心高玉泉先生、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室秘書韋太、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許瑞成先生、新亞生活發刊室、新亞研究所圖書館館長羅馬德敏師母、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資料中心、中文系秘書羅世略先生、導師黃啟華、曾漢棠等學長的協助或提供資料，一併於此鳴謝。又香港嶺南學院文史系許振聲、張志堂兩同學協助電腦中文文字輸入，香港新亞研究所史學碩士班楊嘉俊、楊映輝、余志康、香港樹仁學院歷史系李克強、劉志輝、劉沛昌等諸位同學校對本文，及新亞、港大、嶺南、樹仁等其他師友、同事、同學的鼓勵，亦感激不盡。筆者才疏學淺，而輯刊倉卒，錯漏難免，敬祈 各界學術先進，不吝賜教。

辛未年仲夏 李木妙序於香港大學中文系

錢穆先生遺像



壹、國史大師錢穆教授傳略

一、前言

錢穆先生是我最敬愛的當代愛國民族史學家，雖然未能親聆他生前的訓誨，可是他的《國史大綱》、《國史新論》、《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研究法》、《秦漢史》、《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史學名著》、《中國思想史》、《中國學術通義》、《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先秦諸子繫年》、《國學概論》、《學籥》、《史學導言》和《兩漢經學古今文平議》等著作，卻在我的腦海中投下了巨大的激波；它不但轉移了我的興趣（由文學而至史學），而且引導我追溯古史、注視傳統，更是我探索現代中國史學發展歷程的驅力之一。

然則只讀其書、聞其名，而未知其人、其事，這是多麼遺憾的一回事！正因此之故，錢先生的傳奇性亦與其他的歷史事件般成為我心中一大未決的懸案。及至中學畢業，跨進了高等教育的領域後，才得悉於系主任湯定宇教授（錢氏在清華大學歷史系的學生），同時得到新亞師長的鼓勵，竭力收集有關錢氏生平的資料；從錢先生的史學著作、近人對他的側記、《八十憶雙親》及發表在逯耀東老師主編的《中國人》雜誌中轉載之「師友雜憶」等，於一九八二年夏整理出他生平從事學術奮鬥成功的輪廓來。從今年（1990）八月三十日晚上六時二十五分亞洲電視的新聞報導中，驚聞一代史學宗師逝世台北的噩耗，乃通宵再整理八、九年前的舊稿——錢氏傳略，以表深切的哀悼！

二、錢氏生平概況

錢穆（1895—1990）原名思鏐，字賓四，別署「未學齋主」，①亦有公沙、與忘、梁隱、孤雲和藏雲等筆名，齋名未學齋、補讀舊書樓、思親彊學室、素書樓，江蘇省無錫縣南門蕩口鎮人氏；②生於清末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民國紀元前十七年七月三十日）。現就錢氏「先世淵源」及

一生中「童年時期」、「少年時期」、「青年時期」、「壯年時期」、「中年時期」和「晚年時期」等階段分述如下：

(一)先世淵源

錢氏先世係五代吳越武肅王錢鏐後，十八世祖始遷延祥鄉之嘯傲涇，乃「鉅富之家」，且為七房、五世同堂的繁盛氏族。誠如他在民國六十三年（1974）八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於《中央日報》副刊所發表的「八十憶雙親」一文說：

余生江蘇無錫南延祥鄉嘯傲涇上七房橋之五世同堂，當自余之十八世祖某公。其時已為鉅富之家，擁有嘯傲涇兩岸良田十萬畝。而上無父母，下無子女，僅夫婦兩人同居。十八世祖年三十左右，嬰衰虛之疾；遠近名醫，百藥罔效，病情日見沉重。一日，十八世祖母〔勸〕告其夫〔獨居西院〕；……越三年，接出，病態全消，健復如常。十八世祖母言：「……惟為君子嗣計，已為物色品淑宜男者兩人……。君與此兩女同房，斷可無慮。」十八世祖勉從之。此下遂生七子，在嘯傲涇上分建七宅，是為七房橋之由來。③

他又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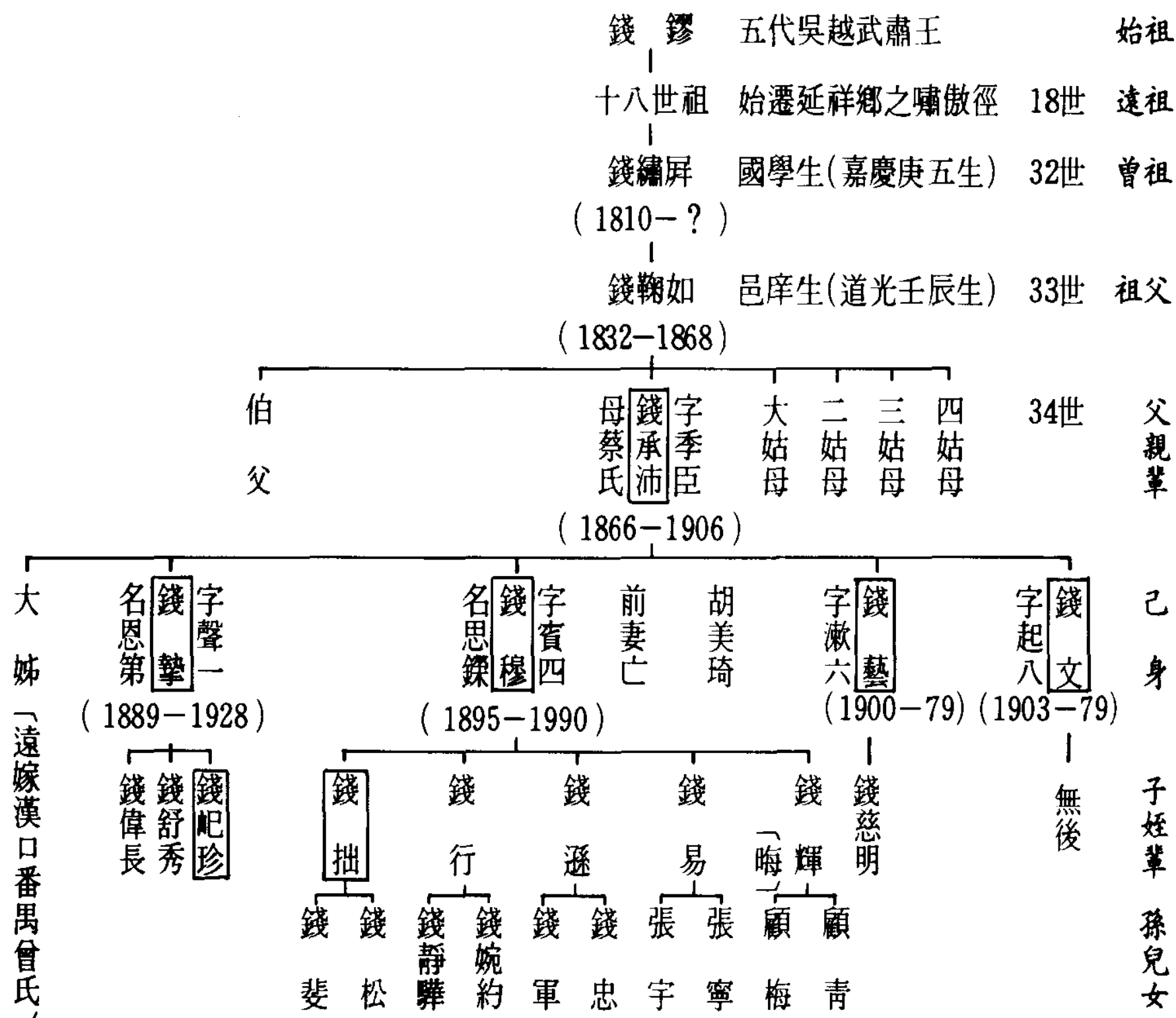
七房中人丁衰旺不一，初則每房各得良田一萬畝以上，繼則丁旺者愈分愈少，惟丁衰者得長保其富。故數傳後，七房貧富日以懸殊。大房丁最旺，六世祖以下，至余之曾祖父乃得五世同堂。曾祖父兄弟兩人，長房七子，次房五子，又分十二房；故祖父輩共十二人。……先祖父鞠如公，即生四女兩男共六人。故余有四姑母、一伯父，先父最小為一家之幼。其他家以此為推；故五世同堂各家，分得住屋甚少，田畝亦寡。自余幼時，一家有田百畝、二百畝者稱富有，餘只數十畝；而余先伯父及先父，皆已不名一尺之地，淪為赤貧。老七房中有三房，其中兩房，至余幼年皆單傳，一房僅兩兄弟，各擁田數千畝至萬畝。其他三房，則亦貧如五世同堂。④

雖然傳至其伯父時，家道中落，但仍是書香世代。他且說：

七房橋全族書香未斷，則僅在五世同堂之大房，先曾祖父繡屏公：國學生，前清嘉慶庚午生；先祖父鞠如公：邑庠生，道光壬辰生。先曾祖父繡屏公之事，余已不知，不妄述。先祖父鞠如公，有手鈔《五經》一函，由先父以黃木版穿綿帶裹紮，並鐫親書「手澤長存」四字。……先兄告余，先祖父所長在音韻。……家中又有大字木刻本《史記》一部，由先祖父五色圈點，並附批注，眉端行間皆滿。余自知讀書，即愛《史記》，皆由此書啟之。……先父諱承沛，字季臣，前清同治丙寅生。⑤

先生祖父錢鞠如（1832—1868）專治《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史記》，中年體弱多病，三十七歲卒，祖母四十一歲。當時他的父親年僅三歲，便有「神童」之稱，雙目炯炯發光，在祖母督教之下，發奮苦讀於素屋堂後破屋。十六歲時縣試入泮，他曾以案首第一名為秀才；可惜體能衰弱，入泮後凡三赴鄉試，皆病倒考場，不終試而出，此後遂絕意功名，曾一度設館授徒。由於父親擅長詩、賦，作文「託意高、結體嚴」而老有秋氣；曾模擬《公羊傳》文體，時人競相傳頌，聲名大噪，遠近從學者前後達四十人；且為人秉正仗義，排難解紛，不以個人私利介懷，深受族人鄰里所尊崇。⑥他的父親曾因族中懷海義莊經營管理不完善，而屢次申訴於無錫縣署，結果撤換管理人員、重訂撫卹細則，使五世同堂一房孤寡得免饑寒；又有長洲縣某村富家錢姓新寡，被迫強嗣一子藉奪其家產，寡孤求救，他的父親出面調處，結果孤兒螟蛉獲留，寡婦亦保存其家產。⑦

錢氏世系表



(二)童年時期(1895-1903)

他的父親錢承沛(1866-1906)於十六歲中秀才那年，即與其母蔡氏(1866-1941)成婚，共有四女、五男；然其父非常疼愛子女。至於錢氏早年，據他自述：

余之生，哭三日夜不休。先父抱之繞室，噢咻連聲。告先母曰：「此兒當是命貴，誤生吾家耳。」自余有知，先父自鴻聲里夜歸，必攜食物一品，如蛋糕酥糖之類，置(床前)案上，覆以帽或碗。余晨起揭視，必得食。⑧

錢氏七歲時，便入私塾，誦讀《大學》章句序及至《孟子》。然而他天資

「聰慧」，記憶力特強。據他自述：

翌日上學，日讀生字二十，忽增爲三十；又翌日，余幸能強記不忘，又增爲四十。如是遞增，日讀生字至七八十，皆強勉記之。⑨

在錢氏童年求學時代，他曾回憶在課堂上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因離室小便歸座，塾師喚至其座前，曰：「汝何離座？」重擊手心十掌。自是余不敢離室小便，溺褲中濕。歸爲先母知之；問余，不敢答。問先兄，以實告；先母亦不作他語。⑩

一年後，私塾停辦，父親爲了他們兄弟倆的學業問題，而舉家遷居於蕩口鎮大場上「克復堂」西偏，並訪得華姓名師，於是他每天偕兄長往「克復堂」東偏讀書，當時老師講授《史概節要》和《地球韻言》兩書；半年後，塾師忽病，經年沒有再教書，同學們羣集庭院鑿池養魚，因此學業荒廢。他闔家又遷到大場上之北另一街，租一向北大樓居住；他終日沉迷小說，經常躲在庭院的大石堆後背牆而坐閱讀小說，每當天暗時，更爬上屋頂來閱讀，因此患了近視，當時他僅八歲。⑪九歲時，他便已熟讀《三國演義》，所以曾隨其父至鴉片館當衆表演，背誦「諸葛亮舌戰羣儒」一節，描聲繪影、生動活現，一時傳爲美談。然其父知他聰敏過人，從不作正面教誨而多作側面啟發，任其自悟。據他憶述：

某一時期，先父令先兄讀《國朝先正事略》諸書，講湘軍平洪楊事。某夜，值曾國荃軍隊攻破金陵，李成典、蕭孚泗等先入城有功。先父因言，此處語中有隱諱。既爲先兄講述，因曰：「讀書當知言外意。寫一字，或有三字未寫；寫一句，或有三句未寫。遇此等處，當運用自己聰明，始解讀書。」余枕上竊聽，喜而不寐。然亦不知所講何書，此後乃以枕上竊聽爲常。⑫

又說：

先父對余課程，似較放任，不加督促。某夕，有兩客來閒談，余臥隔室，聞先父告兩客：「此兒亦能粗通文字。」舉余在學校中作文，

及在家私效先兄作散篇論文，專據《三國演義》寫關羽論、張飛論等數十篇，私藏不予先兄知之，乃先父此夜亦提及，余驚愧不已。

此後遇先父教導先兄，時亦許余旁聽。^⑬

顯然童年時期的錢穆，深受良好家庭教育的影響，尤其是父親的身教和言教；而早期的私塾教育，又爲他日後對經、史、子、集等國學的研習與傾向中國史地的研究奠定良好基礎。

(三)少年時期(1904-1911)

民國紀元前八年(1904)，錢氏年逾十歲，適值清廷推行改革，鄉間開始新教育，是時鎮上成立了「果育學校」，他在父親的督促下就讀於初等一年級，其兄則就讀高等一年級。^⑭然則少年時代的錢穆，深受《自(修)學篇》的影響，爲他一生努力向學、從不鬆懈的精神動力。據他自述：

我在前清光緒年間，讀小學的時候，因爲作文成績特優，老師獎賞一本課外讀物，我至今還記得書名是《自學篇》，由蔣百里先生從日本翻譯過來的，其中記述了四十多位歐洲自學成功的名人小傳，一篇篇刻苦勤學的奮鬥故事，使我讀了大受感動。^⑮

此外，錢氏民族意識，深受是時體育老師錢伯圭(革命黨人)的啟發，他在《師友雜憶》中記載：

體操先生爲余之同族伯圭先生，乃鴻聲里人，遊學於上海，後始聞其乃當時之革命黨人。一日，攬余手，問余：「聞汝能讀《三國演義》，然否？」余答：「然。」伯圭師謂：「此等書勿再讀。此書一開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若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此後正該學他們。」余此後讀書，伯圭師此數言常在我心中。東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此問題困住近百年來之全中國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問題內。而年方十齡，伯圭師

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問題，如巨雷轟頂，使余全心震撼。從此七十四年來，腦中所疑，心中所計，全屬此一問題。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問題上。余之畢生從事學問，實皆伯圭師此一番話有以啟之。伯圭師隨又告余：「汝知今天我們的皇帝不是中國人嗎？」余驟聞，大驚訝，云不知。歸，詢之先父，先父云：「師言是也。今天我們的皇帝是滿洲人，我們是漢人，你看街上店舖有滿漢云云字樣，即指此。」余自幼即抱民族觀念，同情革命民主，亦由伯圭師啟之。^{①⑥}

中年後，他喜治史地，亦是受高班國文老師顧子重等的引導；而華紫翔先生則教授各體文賦，這對錢氏後來深厚國學基礎、治學蹊徑影響至鉅。當時錢氏曾以文章優異，而兩度獲準跳班升級。^{①⑦}

不久其姊在僑居上海的四姑丈、母之介紹，遠嫁漢口番禺曾氏；但其父自赴滬送嫁歸後，因患「肺病」而不能起床逾三個多月之久，並於民國紀元前六年（1906）四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時病逝，享年四十一歲，時錢氏才十二歲；其兄錢摯年十八，六弟錢藝年七歲，八弟錢文年三歲。^{①⑧}同年，他舉家又自蕩口鎮遷居後倉浜（即果育小學之隔鄰），而一家五口生活依賴本族懷海義莊的撫卹，其母更以父親的遺言、遺行教誨他們兄弟。據他回憶：

先母（蔡氏）不識字，十六歲來歸。余幼小初有知識，即側聞先母與先姊、先兄之日常相語。及後知識漸開，乃知先母凡與子女言，絕非教誨，更無斥責，只是閒話家常；其話家常，則必及先祖母、祖父，必以先祖母、祖父為主。一家生活，雖極貧苦枯寂，然余兄弟在當時，實不知有所謂貧苦，亦不知有所謂枯寂。惟若先父之靈，如在我前，如在我左右，日惟以獲聞先父之遺言，遺行為樂事。^{①⑨}

少年時代的錢穆，喜歡他父親遺下的兩本窗課，他曾於《八十憶雙親》中說：

先父既卒，先兄及余所見，尚留有當時窗課兩本，皆律賦及詩，不

見有八股文及其他存稿。余時時喜誦此兩冊窗課，惜今皆忘之。猶憶兩題：一曰「春山如笑賦」，乃短篇，余特愛其景色描寫。由七房橋南望，僅見秦望山一抹。余長而喜誦魏晉以下及於清人之小品駢文，又愛自然山水，殆最先影響於此。又一題曰：「岳武穆班師賦」，以十年之功廢於一旦爲韻，全篇共分八節，每節末一句，各以此八字押韻。乃集中最長一篇，余尤愛誦。余自幼即知民族觀念，又特重忠義，蓋淵源於此。②①

他的父親死後，雖然諸親族羣爲其兄介紹職業，都被他的母親以「學業未成」所拒絕。民國紀元前四年（1908），「常州府中學堂」新成立，其兄考取師範班；他則考取中學班，當時他僅十四歲。翌年，兄長以第一名畢業，並就任爲「又新小學」校長，辭謝義莊卹金，同年合家遷返七房橋，次年完婚。錢氏肄業常中三年有多，深得校長（監督）屠孝寬（字元博）的愛護，而治學則深受史地老師呂思勉（字誠之）的影響最大，師徒成名後，仍經常往來切磋學問，錢氏《國史大綱》曾經呂氏作最後校閱，再交由香港商務印書館付梓。②②民元前二年（1910），於四年級期終考試前夕，他與劉復（半農）等五人被推爲學生代表，晉見校長，要求學校於次年增減課程，以未蒙允許，憤而退學，並剪去長辮。翌年（1911）春，在校長屠孝寬的推介下，他又轉學南京私立鍾英中學就讀五年級；暑假在家，忽患「傷寒症」達三月之久，且因誤食藥物而幾至於死。及病後九月返校，卻因革命風潮而關閉，於是乘南京最後一班車赴上海才轉回家。此後，助兄長組織七房橋自衛隊，並任教官。②③

縱使錢氏尚未完成中等教育，可是他在少年時代七年餘的中、小學生活裡，深獲良師教益；他以後待人處事、治學方法、事業基礎和人生志趣——皆根植於這一時期的優越環境。他的學生嚴耕望氏且說：「尤可歎異者，清末民初之際，江南蘇常地區小學教師多能新舊兼學，造詣深厚，今日大學教授，當多愧不如，無怪明清時代中國人才多出江南，先生少年時